



“草原部落”野骆驼文丛 ● 贺雄飞主编

上海爷叔

朱大路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上海爷叔

朱大路 著



北京联大 00075073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162748

(鄂)新登字05号

上海爷叔

朱大路 著

责任编辑:姚梅

责任校对:陈琪
邓薇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)

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837121)

印刷者:北京兴谷印刷厂

开本:850mmx1168mm 1/32

插页:2 印张9.875

版次:1999年1月第1版

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86千字

印数:1-10000册

ISBN7-5354-1803-1/I·1377

定价:18.00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

CYBL 草原部落创作室

广交四海朋友 大做天下文章

作者小传

朱大路，男，51岁，上海人。半个世纪的人生，可用两个字概括：简单。经历简单——18岁进《文汇报》，迄今33年一贯制。饭碗简单——从早到黄昏，埋头编杂文。人生哲学简单——与世无争，闹中取静。最欣赏的艺术形态：冷面滑稽。最爱不释手的书：《好兵帅克》。41岁时，“朱大路”三个字被一位研究“姓名学”的专家掂来簸去测算半天，说目前高潮还未到，说45岁以后有戏唱。于是信心陡增，觉得自己的名字虽属大路货，但总算不是蹩脚货；于是忽然想闻鸡起舞忽然又想悬梁刺股。无奈写出的习作总是脱不了一个“笑”字：散文取名叫《笑》；传记取名叫《笑星传奇》；第一个长篇写带泪的笑；第二个长篇写带无奈的笑；第三个，《上海爷叔》，写的什么笑呢？还是请“老爷叔”自己告诉你们吧！

H151/11



“草原部落”野骆驼文丛 ● 贺雄飞主编



自序

小说写作，绝对是心灵世界的一种遨游。你可以钻进人物的心，出入往来，游衍相从。从春到秋，几个月时间，我追随着一位叫“老爷叔”的人物，飘蓬于旧上海的深街陋巷，高门寒宅。当我的“游踪”结束，便有了现在这样一本长篇小说：《上海爷叔》。

我从八十年代初开始，忽然对生活了几十年的上海这块热土，萌发了“寻根溯源”的念头。我会站在一幢铜环叮当的石库门房子前，遥想它当年的风情。我会面对一段苔藓斑驳的旧城墙，追思它往日的盛景。我穿街走巷，拜访老一辈的京剧艺术家、滑稽艺术家、银行职员，寻找城隍庙的香客、白云观的道士。昔日黄金荣的大管家，弓背杖杖，来到我家，海侃神聊。四十年代红遍上海滩的空谈“杨乐郎”，端坐藤椅，对我清谈娓娓。“上海爷叔”，无疑是在“寻根溯源”中孕育成熟的。

旧上海是个说不完的话题，它吸引我，是因为围绕这个话题，你可以抚摸到坚实的历史感，还可以呼吸到一种飘逸着的时代感。旧上海在国际交往中所跌的跟头，可使新上海在对外开放中少付许多学费；而今天上海人身上，仍能觅到不少“老

上海”的细胞核。套用一句时髦话：“上海爷叔”那件长衫所覆盖着的筋骨，多少带着一点上海男人的“远年根基”。上海男人，历来就不是孬种！

这部小说中的“福禄街”，是我虚构的。当稿子甫成，给一位同志看，他说：“上海真的有一条‘福禄街’呢。”这是一种巧合，我事先并不知道。这使我高兴，证明我的思路，同旧上海的思路，不谋而合。真的“福禄街”很短，但我笔下的“福禄街”长得多，廛宅里居，宽墙窄院，贩夫走卒，达官显宦，样样会露面。

就让“福禄街”在我今后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吧。其主人公，或男，或女，或少，成长，或桀骜不驯，或贤良温顺，或器小易盈，或才识宏达，都是“福禄街人物志”的一页。

在我看来，福克纳所复述的写作乐趣，就像是一幅秋天的风景画。他说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，一辈子也写它不完，他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天地，像上帝一样，把这些人调来遣去。

我钦仰上帝。

朱大路

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

目 录

自 序		(1)
第一章	他哭错死人,对漂亮的小孤孀说:“我重新哭过!”	(1)
第二章	新的“斗兽棋”:螭棋也敢拗蟹脚	(8)
第三章	“从秦始皇到宣统,皇帝不差饿兵!”	(17)
第四章	变了味的有时比原汁原味更能“歪打正着”	(27)
第五章	唉,这幢房子里从早到晚都上演闹剧	(38)
第六章	奇迹出现了:远水可以救近火	(51)
第七章	香喷喷的艳福在午夜时分从天而降	(65)

目 录

- 第八章 他急了,赶紧向隔壁去批发月亮光和
太阳光 (76)
- 第九章 刚摆脱牵丝攀藤,又遇上酱翻醋流... (88)
- 第十章 这个世界被风流太太搅成一团浆糊
..... (104)
- 第十一章 手心出汗的小孤孀究竟在卖什么
药 (117)
- 第十二章 他在遭遇鬼和光棍中为太阳寻找
出路 (129)
- 第十三章 布满电网的小路只有一只鞋子那
样宽,他走过去却没有触电 (141)
- 第十四章 喔开,“糯米团子”的新理论体系诞
生了 (160)
- 第十五章 人的结合远不如鸡的结合来得潇

目 录

	洒	(181)
第十六章	美国佛罗里达的珊瑚礁是怎样使 上海福禄里的老爷叔触礁的 ...	(189)
第十七章	贪吃油爆虾的总编辑肚子不争气， 于是天下又多了一扇“老虎窗”...	(198)
第十八章	陶公馆空落落的院子里一个冬天 的童话	(212)
第十九章	他自己求活路，却对美国兵说：“你 要‘黛’的！”	(224)
第二十章	他对时髦女郎有过一刹那的想入非 非	(239)
第二十一章	福禄街可以作证：这一天他成就 辉煌	(251)
第二十二章	张勋“辫子军”以来的历史一摊开，	

目 录

	他说：“我碰着赤佬了！” …… (263)
第二十三章	风流太太“嘖”的一记响吻，使他 获得历史性发现 …… (280)
第二十四章	甜蜜蜜的爱情里忽然闹出一股 苍蝇味道 …… (290)
尾 声	冬天过后是春天，光绪死后是宣 统 …… (301)
《上海爷叔》是对龙应台《啊，上海男人》 的商榷 …… 朱健国(304)	

第一章

他哭错死人，对漂亮的小孤孀
说：“我重新哭过！”

是人，总可以立传：张居正大传，希特勒外传，卓别林自传，阿 Q 正传。

老爷叔一介小民，能立什么传呢？

你看，此刻他走在通往上海的路上。抗战胜利了，天边响起金属磨擦的“嗡嗡声，由远而近，在头顶上轰鸣着——是一架又一架的飞机正忙着飞往上海！老爷叔歪着头，用歪腔歪调朝着天空骂道——

“喂，天上飞飞的老朋友，你们飞机乘乘，威风摆足，噱头好极了！我们咸菜拌泡饭阶级，只好跑穿脚底板，眼看你们开大荤！”

说完，扮个鬼脸，把嘴角也咧歪了。

世界上有正理，就有歪理；有正传，就有歪传。

就立个“歪传”吧。

对于老爷叔这几句歪腔歪调，一般过路人听过也就算了，偏有人认真，和他抬杠，戏谑道：“这要怪你爹娘没有噱头了，同样是十个月生出来，人家怎么会这样威风，你怎么会这样落泊，只好在这里喷喷口水，骂骂山门？”

老爷叔仔细看这个人，身材不高，方脸，大眼，直挺的鼻梁，宽厚的肩，胸背硬朗得象一块门板，白皙的脸，配上一身深色粗布衣裤。

老爷叔的嘴从不饶人：“那倒也不一定。六十年风水轮流转，将来轮到我摆威风的那天，你小子只好乖乖承认我的爹娘还是有噱头的！”

“有噱头没有噱头，不能单看嘴巴是不是挺刮！”那人并不退让。

“你又从哪里看出我人不会挺刮呢？”老爷叔恼羞成怒。

“会挺刮，当然会挺刮，不过我还得回去好好睡一个觉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今生今世恐怕等不出头了！”

老爷叔反唇相讥：“凭你这张脸，倒真是等不出世了，就是来生来世，也是缩货一只，挺不起来的！”说着掏出小酒瓶呷一口，朝前走了。

走不远，旁边是两扇镶有铜吊环的大门。

门被打开了。

里面的人穿白服，戴麻帽。

帽上吊着棉花球。

“晦气！”老爷叔拔腿就走，还朝地上吐口水：“呸！呸！”

他判断没有错：里面是死了人，在吊孝。他抱怨自己运气不好，遇到不吉利的场面。

“先生，能不能帮帮忙？”这时，从老爷叔背后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老爷叔不敢回头，但从自己的视野里，看清楚身旁没有其他人，这一声“先生”，分明是冲着他来的。他感到有一股阴风，从背后冷嗖嗖地吹来，便赶紧摇摇手，表示不能帮忙。

“先生，”女人赶到老爷叔前面，逼得他不得不面对她，“帮个忙来！天老爷会替你修福的，修得你洪福齐天，子孙满堂！”

中国人表示推辞不就，雅一点的说“敬谢不敏”，粗一点的说“不敢当”，老爷叔的档次高不成低不就，比雅士要粗，比粗人要雅，所以他两种话都不说，而是以手代嘴，两手高高地抱成一个拳，前后摇摇，表示不想帮这个忙，也不想享这个福。

可是，他把拳抱得太高了，以致两臂形成一个A形，拳下面留出一个很大的三角形的空档，眼睛可以从空档里清清楚楚地望出去。这一望，把他的主意改变了。他望到了什么呢？一张长相标致、极有风韵的女人的脸。

这个女人，看上去有三十多岁，已经跳出少妇阶段的天真和稚嫩，有一种成熟感。瓜子脸形，五官搭配很匀称，特别是那双眼睛，由于哀伤，哭过，泪水浸泡着忧郁，变得更加水汪汪。脸上没有涂粉，但皮肤细白，给人一种脂粉感。而她那身素白的孝服，头上的白花，与脸最配，给人浑身素净的感觉，把年龄衬得更加年轻了。

老爷叔喜欢看《白蛇传》，看起来，白娘娘的漂亮也不过如此。

老爷叔的眼睛接受了这个信息后，马上传递到大脑，由中

枢神经系统这个总司令部作出紧急部署。所以他双手抱拳，尚未放下，嘴巴上已经开始急转弯了：“你要我帮点什么忙呢？”

那女人神秘兮兮地把老爷叔叫到一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讲起来难为情，我们这一带，家里死了人，看你哭声响不响。不响，不热闹，街坊邻居就会看你笑话，以为死人活着时候没有积阴德。我们哭不动了，所以三天了，还没落葬。求先生帮忙一道哭哭，让死人早点落葬。我们付钱给你好了！”

老爷叔九年前学唱滑稽哭调《哭妙根笃爷》时，就听人介绍过这个世界上有一种“卖哭”的风俗，人死了，家属雇几个人来哭哭。但想不到，今天会轮到自己头上！

谢谢天老爷，让我洪福齐天，饿着肚皮自己送上门来，帮忙哭死人！好了，我不要修福，也不要子孙满堂了，照老样子活下去算了。快，扭转屁股开路！老爷叔简直有点愤慨了，想拔脚离开。

“先生，你看怎么样？能不能帮忙？”那女人央求地问他。

事情很搭僵，但这女人的声音还能入耳听听，尽管哭过，略带沙哑，可听得出它不哑的时候，一定是很脆，很甜的。老爷叔这样想。

“先生，怎么样？我不会忘记你的！”女人说。

你忘记我好了，忘记我，我又不会少点啥，我和你本来就浑身不搭界的。老爷叔翻来覆去地想。可是两脚，却钉在地上，舍不得动。他在留心那女人的眼睛，这眼睛确实耐看，黑白分明，上眼皮的眼睫毛有半寸多长，眨眼时，扑闪扑闪盖下来，像在传递什么话。

“我晓得，先生一定会答应的。先生长相好，心善良，肯帮人忙。”女人又说。

一句“长相好”，使老爷叔的骨头开始减份量了。他那生发油“包装”过的头发，他那件多一寸嫌长、少一寸嫌短，正正好合身的长衫——旧是旧了点，但摆得出一个男人的风度，这个男人，年纪虽已有五十四岁，但在上海的马路上走一个钟头，少说也有一打数量的女人，会回过头来多瞄两眼的。此刻，这个标致的女人说他“长相好”，就是一个明证。这三个字，肯定不是她为了求帮忙而说的拍马屁话吧。老爷叔越想越得意。是的，长相好，心地又善良；心地善良的人，是不会拒绝帮人家忙的。再说，可以得到一笔进账，何乐不为？

老爷叔瞧着女人说：“我试试看。”便跟着走进堂屋。

屋内，横搁一块门板，板上是一具遗体，面孔上，盖一张黄纸头，脚上，套一只笆斗。死者是个男人。旁边，人不多，只听得有歔嘘声，眼泪大概哭干了。

老爷叔毕恭毕敬，立在遗体前，双脚合拢，沉默片刻。他要把哭的决心，落实到哭的业务上来。怎么哭法，倒是要紧的。滑稽哭调《哭妙根笃爷》，嚎头嚎脑，很有效果，老爷叔只记得人家教过他开头两句——

“啊呀，我的妙根笃好爷好亲人，想着你个亲人顶伤心，我一日哭到夜黄昏。”

老爷叔决定把它搬过来，加点花露水。他回头关照：“我哭，大家一道跟上来！”

他闭上双眼，想哭，可是哭的神经年久失修，生锈了，老是发动不起来。无奈，他只得漱漱口，张开嘴巴，运足丹田之气，像火车的汽笛突然之间迸发出一声巨响那样，干嚎起来——

“啊呀，我的……”

他突然刹车。满屋鸦雀无声。唉，这位标致女子的芳名叫啥，他不知道，便问她：“你大名？”

“张心莉。”

老爷叔咳嗽一声，喊下去——

“啊呀，我的心莉的好爷么好亲人，想着你老老头一脚去掉么顶伤心，我一夜么哭到早上头，你年纪大冷热么不当心，你年纪大吃喝么不调匀，你……”

张心莉眨巴着眼睛，听不懂了，凑近老爷叔，轻声说：“先生，我忘记关照你了：死人只有三十六岁！”

老爷叔愣了，伸过手去，将死者脸上的黄纸头掀开，发觉是个中年人，便一脸尴尬，乜斜着眼，不好意思地打招呼：“抱歉，抱歉，我瞎哭一泡了。前头哭的统统不算，我重新哭过！”

于是乎，老爷叔调整辞令，凭他三寸不烂之舌，从京剧里捞点唱词，从滑稽段子里挖点噱头，再即兴发挥一下，倒也哭得很贴切。比如，哭“黄梅不落青梅落”，哭“白发人送走黑发人”，哭“叫我们留下的人今后怎么过光阴”。到后来，索性蹬起脚来，喊叫道——

“我想想活着做人没有劲，

还是买块水门汀去撞撞死最太平。

水门汀买不到也不要紧，

黄浦江上面没有木盖头，

我索性跳进去拉倒了，

阎龙王待我不会错，

他肯定让我万事不管六根清净！”

房间里的人情绪被吊起来，一道痛哭。真是声震屋瓦，音传四邻。街坊里的人站在门口围看。